

論語講記選講—《論語》就是政治學 悟道法師主講
(共一集) 2019/5/6 新加坡大悲佛教中心 檔名
：WD20-043-0001

尊敬的金門會館蔡主席、郭氏公會郭博士、福建會館蘇副主席、新加坡淨宗聯誼會蔡會長、諸位法師、諸位同修大德，大家晚上好，阿彌陀佛！今天非常難得，悟道有這個機會，來到新加坡大悲佛教中心，跟大家在一起來學習。過去來新加坡都路過大悲中心，沒有進來，今天還是第一次進來大悲中心。今天這個因緣，原來是我們這次金門會館與新加坡淨宗聯誼會合辦「己亥清明祭祖繫念法會」昨天圓滿，今天一天有這個空檔。

我們同修最近也聽悟道常常提起我們上淨下空老和尚的老師雪廬老人，他在世的時候講過《論語》，所以在他的遺著裡面（他遺留下來的著作），學生給它整理出來，這個名稱就叫《論語講記》。我們同修請悟道來講，其實我不會講《論語》，也不懂。最近因為台中蓮社有個明倫雜誌社，在網站上有公布李老師當年講的《論語講記》，在網路上，大家去點都可以點得到。李老師在世，他這個是對台中蓮社內部蓮友講的，並沒有公開，是他往生到今年已經三十幾年了，最近這幾年才公開的。我在網路上看到這個講記，仔細看看，才知道《論語》裡面所講的一點道理。很早就聽說《論語》，但始終也沒有進一步去讀誦、去了解。自己看原文，實在講，看也看不懂。現在書店註解《論語》的書太多，也不知道看哪一本。再加上也沒什麼時間，出家人畢竟主要還是念經、講經，這一方面也就沒有太去注意。

最近這些年，我們淨老和尚可以說大概在十幾年前，從新加坡開始就提倡儒家的《弟子規》、道家的《太上感應篇》、佛家的《

十善業道經》。提倡儒釋道這三個根，主要剛開始還是，一方面針對我們佛弟子，一方面是針對社會大眾。在我們佛弟子來講，我們淨老和尚講經說法到今年是六十週年，所以今年台北華藏也辦了一個我們淨老和尚的文物展，在這個月的月底，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天，大家有時間也歡迎大家來看看，在台北張榮發基金會租了一個會館。我們淨老和尚講經已經六十年，這個六十年可以說，他經教是跟李老師學的，但是講經的經典超過李老師，講得比他的老師多，多了好幾倍，現在我們把他那個講記整理起來，大概有三倍《大藏經》那麼多，那些文字稿，所以講經這部分已經超過他的老師。這幾年提倡傳統文化，我們過去也聽說，但是也不是很在意。這幾年我們老和尚這麼極力提倡，提倡儒釋道三個根，又提倡唐太宗的《群書治要》，而且在國際上，現在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他有一個辦公室，「淨空之友社」，主要推《群書治要》這本書。

這些年的提倡，我們淨宗同修是第一個先響應，從我們淨宗同修開始，影響到社會上企業界。在大陸上企業界，以中國傳統文化教育來教導他們公司的上上下下，從老闆到員工，有很多個地方做得非常成功，效果非常好。我們現在比較熟悉的，就是馬來西亞漢學院執行長吳念博居士他那個蘇州固錫電子公司。我聽說南京還有一個企業很大。北京胡小林居士，他那個鍋爐的工廠。他學了傳統文化之後，跟過去沒有接觸傳統文化，的確是一百八十度的不一樣。這都是在證明中國傳統文化對現代這個世紀的人類不但是需要，而且是迫切需要。

我們淨老和尚也常常引用上個世紀英國著名的歷史學家湯恩比教授講的話，他在上個世紀，一九七〇年代就已經講了，說二十一世紀，這個世界的社會要恢復秩序，必須提倡學習中國孔孟學說以及大乘佛法。當初他講這個話，剛好一九七〇年，中國大陸正在文

化大革命，很多人對他講這個話就很質疑：人家中國人都不要了，你還在提倡這個？跟他講的是日本一個作家池田大作，跟他對話。當時它有英文版，翻成日文版，日文版再翻成中文版，所以在台灣書店都在賣，中文的書名叫「展望二十一世紀」，過去我們淨老和尚買了很多送給同修。

他上個世紀講這個話，到我們這個世紀，再看看現在這個世界，真的他講的話都應驗了，的確現在世界是愈來愈亂，災難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嚴重。這個似乎不是科學能解決的，這是人心的問題，科技沒有辦法解決人心的問題，沒有辦法解決人與人之間衝突的問題。這個問題必須要教育，而且是什麼教育？不是現在這個教育，現在學校的教育是學技能，學技術能力，這些技能。在孔子教學，他的重點就是《論語》裡面的一章，「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那個藝是藝術的藝、技藝的藝。藝就是各行各業，各種技術，包括科學、哲學、種種的藝術，天文地理，統統包括在藝這個字裡面。這個技藝，如果沒有前面的道、德、仁；道是本體，一般的人不懂，就是佛法講的自性，自性不可思議。自性它是不動的，但是一動就是德。德講了我們還是不懂，所以從仁開始講，孔子教學從仁下手。這個仁也是從道德來的，所以我們現在講倫理道德教育，就是從這個地方所生出來的。我們人心如果沒有道、德、仁，只是在藝上面求發展，人心不好，發展出來都會害人的。人沒有仁慈心，自私自利，科技愈發展，我們就愈危險。只要得到利益，不擇手段，這就非常危險。所以要有道、德、仁，藝才會往好的方面發展。英國湯恩比教授也講，他說現在科學盲目的發展，該發展的發展，不該發展的也發展，盲目的發展會毀滅這個世界。生長在這個時代，我們一定都要有這個危機意識。

今天因為時間也是有限，所以我們就把雪廬老人這個《論語講

記》，他開講前有個開學講話，我來念一念，跟大家分享。實在講，我也不會講《論語》，我也不懂，外行的，只是我看了覺得很好，就想跟大家分享。從今年一月，我在日本就想跟同修分享。怎麼分享？也沒有辦法一個一個去通知。後來我想到上海有個居士，他有個群，五百個人的，每次到上海，他都去聽我講經；另外有一個群是四十八個人，另外有一個三時繫念精進班是一百二十幾個人的，我就想到，這起碼幾百個人，所以就加入微信。我在日本第一次錄，一次錄一分鐘，五十九秒就要停止，錄了好幾次，後來我再請人幫我下載一個錄音機，那個時間就可以錄長一點。我想每一天時間不要太長，原來我計畫是每一天我就念一段，跟大家分享五分鐘，這個時間大概還可以；如果像講經，一下講一個小時、一個半小時，恐怕大家要上班，沒時間。細水長流，每天發一章，這樣每天發，累積起來也很可觀，到現在已經累積一百多講了。

首先我們來聽聽雪廬老人給我們提倡《論語》的重要。他這是「開學典禮講話」，他這裡一開頭就「《論語》班醞釀了一、兩個月，今天（六十九年十月三日）正式開學。借著這個機緣，把這門功課的重要性跟諸位談談」。這是民國六十九年，就是一九八〇年，那個時候我還沒有出家，我是一九八四年出家的，這是一九八〇年。他老人家講這個講記是九十二歲，針對內部蓮友講的。

下面這一段，「我們這裡這幾年來，一直是弘揚佛法，並且幫助社會教育的，現在為什麼突然加上《論語》呢？因為近年來，佛法表面上好像是發展了，事實上卻日漸凋零。學佛在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才是真正的內容。若是三藏經典還在，人心壞了，佛法便也沒個成就」。這段我們一聽就知道，針對我們佛友講的，學佛的人講的。在佛教，看起來好像很發達，實際上是凋零，是一直在衰退、在凋零。為什麼凋零？因為人心壞了，人心不好。三

藏經典在，人心壞了，在佛法上也沒有成就。

「佛法是五乘說法，先人天小果，然後再聲聞、緣覺、菩薩。人是根本，人壞了，佛法還有什麼希望呢？這是佛法。」這講到佛法了。佛有五乘說法，就是人乘，我們現在講人間佛教，現在在台灣也有很多道場提倡人間佛教，人間佛教就是人乘的佛法，天道的佛教就是天乘的佛法；人提升就是天，天再提升就超越六道，聲聞就是阿羅漢，阿羅漢再上去就是緣覺，緣覺再上去就是菩薩，這叫五乘。好像我們讀書，五個年級，五乘。佛五乘說法，先人天小果，從人天開始教，從人開始學，所以人是根本。佛示現成佛，在六道裡面，他沒有在天道示現，在人道，你看釋迦牟尼佛，他降生到人間來，在人間示現成佛，不是在天上示現成佛。這個意義就是告訴我們，成佛還是從做人開始，這是基本的。如果做人都做不好，你怎麼去作佛？這意思很明顯，從人開始。所以人如果壞了，佛法還有什麼希望？佛法不會有成就的。我們都不會做人，怎麼能作佛？這個道理也不難懂。這是講佛法。

「再說國家，支持著國家的是政治，不是宗教，宗教只是增長國家繁榮的一部分；就像行政、司法、軍事、財政等，只不過是裡頭的一科罷了。」這裡是在說國家，國家就是要辦政治，不是宗教，宗教是在政治裡面的一部分。一個國家有很多部門，很多科，都是裡頭的一科，很多科組合起來成了一個國家，有軍事、財政、司法、行政，司法就是法律等等，這樣合起來。

「尤其是佛教，注重的是出世法了生死。」佛教是講出世法，當然佛教，佛也有講到世間法，但是佛是以出世法為主要的。出世就是要了生死、出三界，這是出世法，出世間法。「而政治就得有教育、有懲罰，社會不論多麼文明，還是有死刑。而佛法第一條件，不殺生，不但不殺人，一切動物都不殺，那麼佛法治國殺不殺人

呢？這個問題不是三言兩句就講得了的，這是世間法。」的確這個問題，如果以佛教治國，你殺不殺人？我去年到斯里蘭卡，強蒂瑪國師請我去龍喜佛教大學，去那邊做法會，也超度他們過去好像有二十幾年的內戰，斯里蘭卡有二十幾年內戰，也死了不少人，強蒂瑪國師跟我講，後來叛軍都被殺死了。它是佛教國家，他辦政治，你說殺不殺人？所以李老師這裡講，這是世間法。這也不是三、兩句就講得了。你用佛教來治國，碰到這個問題你怎麼辦？所以雪廬老人講，社會不管怎麼文明，還是有死刑，沒辦法。

「宗教只是幫助政治，而不能干涉。不論辦什麼事，得弄清楚。那麼我們就來談政治，一些人誤認為政治不好，不願意學，這話錯了。」有一些人的確說政治不好，特別我們學佛的人，我們不要去干涉政治，如果你去提到政治，就會給人家貼一個標籤，叫做政治和尚。以前我們淨老和尚的第一個師父章嘉大師，他是章嘉活佛，在民國他是擔任總統府的資政，佛教界說他是政治和尚。實際上，有很多人聽到這樣都不去親近他了，這個損失很大。我們老和尚去親近他，跟他學三年，得到非常殊勝的利益。「凡是國民，不辦政治，也得受政治支配。然而憑良心說，哪一個人受政治的支配？要真受支配，警察就很安閒了；現在他們忙得很，都在國民不守國法上，所以政治也很難講了。」這也是的確，大家都遵守政治、遵守國法，遵守法律，都不犯法，警察真的就沒事幹了，他就很清閒，很輕鬆；但是警察忙得不得了，就說明不遵守的人很多，所以政治也就很難講了。

「佛法衰，政治困難」，這看到佛法衰退了、衰微了，政治有它的困難，「根本原因都在教育上」，出在教育上。世間法也好，出世間法也好，都在教育上，就是教育沒有了，這些問題就不斷的出現。「佛教徒要是都守戒律，佛法就興隆了；國民要是都遵守政

治，國家就整齊了。」的確是這樣的。「都是因為不遵守的緣故，不肯遵守就是教育不好」，沒有把人教好。「有人說，學校不是教育嗎？現在跟從前不一樣，從前是學孔子」，從前學校是學孔子。「孔子我們尊稱他是聖人，萬世師表，但他老人家卻是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跟三個人在一起，一定有他的老師。所以孔子他學無常師，可以說人人都是他的老師，人人都有向他學習的地方，每一個人都有他的優點。所以孔子「謙和極了」。「中國文化從堯舜開始，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一根線接下來，孔子把上頭這些聖人的學問整個融會起來，一以貫之，叫它有一個條理。」就是孔子把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這些古聖先王，他們這些教誨，把它整理起來、把它集合起來，把它融會貫通。所以中國傳統文化，孔子是第一功勞，他做整理的工作，等於把它會集起來。我們跟孔子學，就是學了全部聖人的學問。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這些學問，我們只要跟孔子學，統統有了，因為他統統幫我們整理在一起了，「就是學了全部聖人的學問，也就是人的學問」。

做人也不簡單。「怎麼是人的學問呢？中國講天、地、人三才。天有它的道理，天道敏時，不能亂了四時」，四時就是春夏秋冬。在新加坡可能感受不到四時，新加坡一年都是夏天。在中國地區就有春夏秋冬。四時不能亂，這個節氣、時節不能亂，這是天道，天道就是天然的。「地有它的道理，地道敏樹，生長植物，長養萬物。」這也是不能亂的，所以在有四季的地方，種植的蔬菜水果，我們一般講季節菜，哪個季節出的蔬菜水果最多，我們多吃那些，就是對身體最好的。地道敏樹，生長植物，長養萬物。「人呢？也有他的道理，人道敏政，重要在政治上，人要學政治。政者，正也，也就是公公正正替大家辦事，使得大家得到公安。現在卻是天下

無道久矣，人人學邪道，處處往自私自利上走，天下如何能不亂？」人道敏政，人道辦政治最重要，政治辦得好，大家得到公安；辦得不好，大家統統不安。政治，我們不要給它想像到在政府機關當官的、當公務員的。政治，過去國父曾經講過，管理眾人之事就叫做政治。一個家庭，幾個人，一個家長管一個家，那是不是政治？所以儒家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從自己本身開始做起，然後家齊；一個家管得好，你才能治國，國只是家的擴大而已，才能世界和平，才能平天下。要公公正正替大家辦事，大家才得到公安；不能偏私，偏私就亂了。

我們現在一個小團體、一個小道場也是一樣，我們要不要辦政治？要！當一個會長，你就是領導，你領導這個團體，領導得怎麼樣？大家是不是心服口服？大家都得到公安？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就要檢討，我們錯在哪裡。檢討怎麼檢討？我沒錯，都是他們錯，只有我對。每個人都這麼想，我也想我對，他也想他對，這就沒有辦法化解。誰對誰錯，這當中要有個標準，標準在哪裡？在經典，聖人講的。大家依這個標準，如果違背這個，我們要修正過來，大家都修正過來就一樣了。如果沒有一個標準，一個人一個標準，只要對我有好處的就是善的，對我沒好處就是惡的，天下不大亂才怪！

下面講：「天地之德好生，注重生養。人是天地的中心，就得辦政治，讓大家得安穩」。天地人，人是中心。我們人叫頂天立地，我們這個頭頂著天，腳立在地上，我們人不是這個樣子嗎？跟狗、雞、鴨那個形狀不一樣。頭頂上有天，腳下有地，我們人在中間，所以天地人，人是中心。人就得辦政治，讓大家得到安穩。「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的學說就是教人政治的學問，《論語》就是政治學。」中國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講，「半部《論

語》治天下」，半部《論語》就夠了，可以治天下。我們現在，我是建議大家學，每個團體都需要，因為每個人都要辦政治；你就是一個小商店，你帶二、三個人，那也是政治。我家開雜貨店，有一、二個人，二、三個人。《論語》裡面有大學問，教我們怎麼看人，怎麼認識人，怎麼用人，什麼樣的人用在什麼地方，你用對了就發揮整體的力量，用錯了你就麻煩很多。所以現在我們走到哪裡，你聽起來都是問題，那是什麼問題？不是貓、狗的問題，都是人的問題。貓跟狗都還很好處理，人最麻煩的。為什麼麻煩？因為沒有學聖賢的教育。所以《論語》就是政治學。

「並不是學了《論語》，叫大家去做官」，雪廬老人講，不是叫你一定要去當官，「而是你懂得了《論語》，做官做好官，當老百姓守法」。你做官，做個好的官；當老百姓，做一個守法的老百姓，不犯法，這是學《論語》主要的目的。「但是這門功課早已脫節了，現在國家正提倡復興中華文化。」這是過去在台灣，大陸在搞文化大革命，台灣就提倡復興中華文化。「中華文化可靠嗎？」李老師講的也很含蓄。提倡復興中華文化，沒有真幹，如果當時真的學習中華傳統文化，台灣今天不會亂成這個樣子，所以沒有真的去落實。「從漢一直到清朝，連入主中國的元、清等，也都拋棄了他本國的文化，而念中國書、穿中國衣服、說中國話，一律都是中國政治。就是附近的韓國、日本等」，也包括越南，「也都學中國文化。所以日本注解《論語》的著作很多」。

日本人特別重視《論語》，日本還有孔子廟、孔子學校，在東京附近。有一次我到東京，有同修說：師父，帶你去看孔子學校。我說這邊還有孔子學校？四、五百年前的，他現在還保留下來，裡面還有供牌位，供孔子、曾子、顏回，以前他們上課那個學校，那個都還擺著。日本人這一點，的確我們不如他。就連佛教，二〇〇

六年我跟老和尚到比叡山，比叡山是日本佛教的母親，所有宗派的祖師都從那裡出來的。日本比叡山的初祖是誰？不是日本人，是中國智者大師，天台宗的開山祖師。天台山在浙江，浙江天台山。二祖也是中國的祖師，六祖也是中國的祖師，其他的是日本的祖師。淨土宗的初祖是善導大師，他們日本的祖師是法然上人。善導大師那個像跟法然上人，在東京鐵塔下面有一個增上寺，以前我去那邊做過幾次三時繫念，還供著。很多大陸同修去，不認識那個是中國的祖師，以為是日本人，後來我就跟他介紹，我說這邊這個是中國人，那邊才是日本的。他們以為都是日本的。中國人不認識自己中國祖師，日本人認識。那些大陸同修才說，原來那個是中國的！我說不但是中國的，他還是初祖，日本淨宗初祖，善導大師。

所以採取儒家做為國家主流教育是從漢朝開始，一直到清朝。就連蒙古族抓到政權，就是元朝，蒙古族，蒙古族有他們的文字、有他們的文化、有他們的語言，但是他一入主中原就學漢文，學中國傳統文化。清朝是滿族，也不是漢族統治，滿族也有滿文，也有他們的語言，滿文，他們也不用了，用漢文，他們認為漢文比他們的文字好，都採用漢文。就連韓國也是，韓國以前都是漢文，但現在韓國很可惜，把漢文都改掉了，現在我們送《大藏經》去，他們看不懂，很可惜！但是他們現在演連續劇，我看也還是都用漢字。

日本、韓國、越南都是屬於中文系統的，只有日本人沒改。日本那個時候明治維新，也有一些人說要全盤西化，要向西方學習，連文字都要改，但是還是多數人堅持不能改，所以日本的漢字還是留到現在。所以到日本去，我們不會講日本話，但是去坐車不會迷路，因為他都是用漢字，到哪裡到哪裡，那個字我們看得懂，只是話聽不懂，那個字我們看得懂。有一年，京都光明寺中西隨功法師，他們有一個佛教的短期大學，他們是西山淨土宗的，學善導大師

這個系統的。有一次他到東京找我，我們兩個坐電車坐在一起，旁邊有一個同修就很好心，說悟道法師，我來幫你翻譯，中西隨功說不用，我們用寫的就好了。就拿個便條紙，他問我幾歲？用寫的。他寫的我看得懂，我寫他也看得懂，他說我們用寫的就好了。

所以我一直研究，我們中國方言最多的，光一個福建，那個方言就很多。所以現在我們新加坡說講福建話，實在講，新加坡現在指的福建話就是跟台灣一樣的，福建的閩南話，就是漳州、泉州、廈門、金門這個地方，閩南語。後來我去大陸才知道，原來福建不是只有我們這一種語言，很多種。我們跑到福州去，好像去外國一樣，聽不懂，我們講，他也聽不懂；他講，我們也聽不懂。福州跟福清又不太一樣，福清跟福安又不太一樣，又跟福鼎又差一點。全世界方言最多的大概是中國，真的，你就好像去到外國。我一九九〇年第一次去大陸，先到香港，他們都講廣東話，不會講國語，我只會講福建話跟國語，去到那邊，真的好像去外國一樣，他都講廣東話；現在都有學普通話。

所以以前外國都學中國文化，特別日本人，他是最重視中國傳統文化這一塊。你看我們老和尚現在推廣的《群書治要》，還是在唐朝，唐太宗下令請魏徵找大家組一個團來編輯、來節錄的《群書治要》，到宋朝就失傳了，可能也是戰爭，毀於兵火，後來就沒有了。一直到清朝嘉慶登基，日本就送禮，當作禮物送到清朝，做皇帝登基的禮物，清朝再看到這個書，所以我們這個書還是從日本再送回來。很多經典也都是中國沒有了，日本保留下來，他們保留得非常好。就連中峰國師，我們現在做三時繫念，這個中峰國師的文物都在日本博物館，有一次我在台灣看到聯合報，他們有展覽。在我們中國大概都找不到了，日本很重視這些東西，他拿過去，一直保留下來；就包括他們那個建築都是唐宋的，那個樣子一直保留到

現在。

雪廬老人講，日本人明治維新之後向西方學習，他自己的文化沒有丟，他只學西方的科技。他學那個霸道，不是學中國的王道，學西方歐美那種霸道，霸道思想，所以挨了原子彈，沒有亡國。因為日本也有好的空軍，有信佛的，去中國轟炸，看到佛教寺院他不炸。他沒有拆孔子廟，沒有炸佛寺，所以他吃了原子彈，他沒亡國。所以日本人也有他的優點。缺點就是貢高我慢，如果不貢高我慢，這個世界真的就是被他統治了。他貢高我慢，他的弱點就是什麼？瞧不起中國人。所以過去我們老和尚也講過，我覺得也挺有道理的，他說如果他像滿清入關，不要放縱這些軍隊濫殺無辜，軍人如果亂來，亂殺人、亂搶劫，就地正法，他如果像清朝這樣，人心都服了，就被他統治了。他亂殺人，雖然武器什麼都不如他，大家想一想，你要坐在這邊等他來殺頭嗎？還是要跟他拼？跟他拼還有一線希望，你坐在那邊只有等死，當然就拼，拼到最後，他的人力一直減少。所以那個時候蔣總統就是以時間換取空間，拉長戰線，用拖的，把他拖垮。其實沒有那兩顆原子彈，只是時間拉長一點也差不多了，打得什麼都沒有了，人也沒有，錢也沒有了。

這個講，中國人學外國文化得災殃；外國人學中國文化得福報。所以外國人來學中文，我都很鼓勵。我在台北，有一個美國年輕人，他來學中文，也來我們道場做義工。到大陸讀簡體字，又來台灣師大。他在讀書，我就贊助他三萬塊台幣，人家供養我的，我說這個幫助你去讀書，繳學費。現在他讀完了，在台灣找到工作了，找到我們一個同修的公司在工作。那天來，他就說師父，以前那個三萬塊我還給你，另外再捐我十萬塊。有接觸到佛法，他也參加翻譯，跟其他洋人就會不一樣，是不是？其他洋人哪有可能捐錢給我？他拿個卡片給你就不錯了。另外一個德國人，這個德國人，我剛

才接到慧師發給我的，我看了一下，那個德國的年輕人，在德國就念佛教的，在大學就念佛教的碩士，後來到大陸去念。因為到大陸都是簡體字，很多都是去大陸念一念，看看台灣的字跟大陸不一樣，又跑到台灣來。他去讀政治大學。他就是參訪我們台灣四大名山：佛光山、法鼓山、中台山、慈濟。然後十二年前，我看經濟日報寫的，就是十二年前，二〇〇七年，他就專門來研究我們華藏淨宗學會，給我們研究了十二年，我還不知道。平常有空，我們華藏有法師講經，他都來聽講。他現在寫的論文還得了獎金，這個也不容易，我們也隨喜讚歎。所以外國人來學中文，我們都鼓勵、都支持。我也是希望他們來學《論語》，這個他們學了真管用。

下面這段我們念一念：「班上的人雖然不多，只有二百人左右，可是都是自動來的，有心學好。周家八百年的天下，能人才十個而已，現在有二百人成了孔子的弟子還不行嗎？但是，希望諸位開了學別一時高興，後來漸漸冷下去、退下去；事實上，退下去並沒有退了別人，只是退了自己。」這是雪廬老人鼓勵大家學習不要退心。當時有二百人去聽，他說周朝的天下，真正的人才才十個人，就有八百年的天下，現在有二百個人那還不行嗎？那當然行。

「我們上《論語》，學了聖人，再學佛，就沒有不成就的，因為佛法奠基在人天二道，聖人就是天道。學了中國文化，把人格站住，才算得了人天小果，這是第一步，然後第二步再入佛法。底子已打好，成就便非常的快。」

「以上略談這門功課的重要性。最後，希望同學們振奮起精神來，有進無退。」我們學習，的確要打起精神。因為我現在雖然老了，活到老、學到老，我也很打不起精神的。所以我現在每一天早上起來，再怎麼忙、再怎麼累，我都要錄一章，走到哪裡錄到哪裡。現在微信很方便，走到哪裡錄到哪裡。這個逼我自己，如果我

不這樣，叫我去看，難！我這個劣根性也是很嚴重的，講白一點，沒那麼用功，所以要想個辦法來逼自己。看到這麼多人，我這個群都給人家發了，如果我一天沒發，人家都微信一直來，今天怎麼了？所以逼得我每一天再怎麼樣，你看我法會做到很晚，第二天一早起來就要錄了。所以逼自己，也希望跟大家共勉，希望大家都把《論語》學好。沒有學佛的，我們在社會上，這就是我們講人間佛法，可以立住人格，有一個幸福美滿的人生；學了佛，的確是我們念佛往生的基礎，幫助我們念佛往生。我們淨宗的同修，講其他的，我都要去西方了，學那個幹什麼？現在講這個跟往生有關係，大家眼睛就大了。這個沒學的，往生都去不了，那這個問題嚴重，我們就會重視。希望跟大家共同勉勵，也希望我們新加坡，大家發心來學習，不管你有沒有學佛都需要；而且我們學了有心得，你再跟別人、跟有緣的人分享。

好，今天就跟大家談到這裡，下次有機會，我們再一起來分享學習。祝大家福慧增長，法喜充滿，阿彌陀佛！